

佩文齋書畫譜

第一
卷八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十六卷

論畫六

畫學下

元趙孟頫論畫

元趙孟頫自論畫

元趙孟頫論畫詩

元柯九思論畫

元錢選論畫

元湯原畫論

元黃公望論畫山水

元倪瓚論畫竹

元倪瓚自論畫

元吳鎮論畫

元吳鎮論墨竹

元楊維禎論畫

明王履華山圖序

明王履畫楷敘

明岳正畫葡萄說

明杜瓊論畫

明沈周論畫

明吳寬論畫

明唐寅論畫

明文徵明論畫

明練安論畫

明王肯堂論畫

明何良俊論畫

明李式玉論畫

明唐志契論畫

明陳銍論畫

明薛岡論畫

明王無倪論畫

明屠隆論畫

明屠隆論學畫

明屠隆論臨畫

明王世貞論畫

明周天球論寫生

明董其昌畫旨

明范允臨論畫

明陳繼儒論畫

明李流芳論畫

明李日華畫說

明李日華論畫

明魯得之論畫竹

明沈顗論畫

明謝肇淛論畫

明顧凝遠論畫

明張丑論畫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十六

論畫六

元趙孟頫論畫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便自爲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爲佳此可爲知者道不爲不知者說也

清河書畫社

元趙孟頫自論畫

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遠甚予刻意學唐人殆欲盡去宋人筆墨

吾自少好畫水仙日數十紙皆不能臻其極蓋畫有專工而吾意所寓輒欲寫其似若水仙樹石以至人物牛馬蟲魚肖翹之類欲盡得其妙豈可得哉

龍圖閣

元趙孟頫論畫詩

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

即建康書畫風說記

元柯九思論畫

寫竹籀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常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

書畫風說記

元錢選論畫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異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然又有開帳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所以年年故步

空齋集

元湯屋畫論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遠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故畫之法六得其一二者尚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紀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如禮問遍借紀錄歸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往迹參考古說如有少悟多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

人物於畫最爲難工蓋拘於形似位置則失神運氣象顧陸之蹟世不多見唐名手至多吳道子畫家之聖也

照映千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換吳生畫一二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爲輕重相懸若此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山水之爲物東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頃波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宋朝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三二人終不遺也

元黃公望論畫山水

山水之作昉自漢唐古筆遺墨不復多見米南宮評品稱董北苑無半點李成范寬俗氣一片江南景也厥後僧巨然陸道士皆宗其法陸筆罕見然筆往往有之亦有過於董者其有學於然者曰江貫道用墨輕淡勻潔林木樹葉排列珠璣宋人亦珍之視然則大有徑庭矣作山水者必以董爲師法如吟詩之學杜也

元倪瓚論畫竹

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耳

元倪瓚自論畫

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驕也

元吳鎮論畫

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評畫者流大有寧郭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此真知畫者也

元吳鎮論墨竹

墨竹之法作幹節枝葉而已而墨筆爲至難於此不工則不得爲佳畫矣

元楊維禎論畫

書感於晉畫感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達士科下題摘選應詔者至數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諸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諸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畫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諸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幾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腦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翔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萬人慕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明王履華山圖序

畫雖狀形主乎寓意不足謂之非形可也雖然意在形合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畫物欲似物豈可不識其面古之人之名世果得於暗中摸索邪彼務於轉摹者多以紙索之識是足而不之外故愈違愈謬爲形尚失之況意苟非識華山之形裁其能圖邪然圖矣意猶未滿由是存乎靜室存乎行路存乎牀枕存乎飲食存乎外物存乎聽音存乎應接之際存乎文章之中一日燕居閒鼓吹過門恍然而作曰得之矣夫逸麾舊而重圖之斯時也但知法在華山意不知平日之所謂家數者何在夫家數因人而立名旣因於人吾獨非人乎夫憲章乎既往之迹者謂之宗宗也者從也其一於從而止乎可從從從也可違違亦從也違果爲從乎時常違理可違吾斯違矣吾雖違理其違哉時常從理可從吾斯從矣從其在茲乎亦理是從而已焉耳謂吾有宗與不局局於專門之國字謂吾無宗與又不太遠於前人之軌轍然則余也其蓋處夫宗與不宗之間乎且夫山之爲山也不一其狀大而高焉嵩小而高焉泰然而高焉巖銳而高焉嶠小而衆焉嶽形如堂焉密兩向焉欹阪隔高焉岳上天下小焉竊邊焉崖崖之高焉巖上秀焉峰此皆常之常焉者也不純乎嵩不純乎岑不純乎巒不純乎庵不純乎嶠不純乎嶺不純乎密不純乎崑不純乎岳不純乎嶽不純乎崖不純乎巖不純乎峰此皆常之變焉者也至於非嵩非岑非巒非庵非嶠非嶺非密非崑非岳非嶽非巖非巖非峰一不可以命名此豈非變之變焉者乎彼既出於變之變吾可以常之常者待之哉吾故不得不去故而就新也雖然是亦不過得其彷彿爾若夫神秀之極固非文房之具所能致也然自是而後步趨

奔逸漸覺已制不屑屑瞻若乎後塵每虛堂神定默以對之意之來也自不可以言喻余也安敢故背前人然不能不立於前人之外俗情喜同不喜異誠諸家或偶見焉以爲非於諸體也怪問何師余應之曰吾師心心

師目目師筆山

續編

明王履畫楷敘

余壯年好畫好故求求故蓄蓄故多多而不厭猶謂未足也復模之習之以充其所願欲者噫是非癖與惟其癖也故不知爲無用而獨視爲有用視爲有用故人或予譽弗聽也人或予毀弗較也人或予需弗與也孜孜焉惟是之從與識正修辭之道幾半於平癖之深也乃至此乎夫畫多種也而山水之畫爲千珍畫家多人也而馬遠馬遠馬驥及二夏圭之作爲千珍何也以言山水與則天文地理人事與夫禽蟲草木器用之屬之不能無形者皆於此乎具以此視諸書風斯在下矣以言五子之作與則蟲也而不失於俗細也而不流於媚有清曠超凡之遠韻無猥闌繁塵之鄙格圖不盈咫而窮幽極遐之勝已充然矣故予之珍非珍乎溺也珍乎其所以足珍而不能以不珍耳其鍛與蠟最之云哉且余也果石之妾也而市塵是固隸隸之爲無用邪固亦精神心術之所寓與其設覆孰若全之以不失夫踰屨惜還之心於是焉補苴豎比離爲二帙目之曰畫楷云嗟乎熟處難忘有道君子亦或不免況余乎是知克己之事甚不可易易言也雖然聰明凡涉時一披之則神遊虛無悟入恍忽自有不可與冰氏之流道者當是時也視鄉之僕僕然模擬於含豪吮墨之間其所得也反若過之惟艱於目昏故巧爲拙奴之累不及而自怡不贈之趣益深也因賦詩曰吟詩寫字何妨道何況規規畫苑中只爲癖深消不得故教幽思且相連或曰既知其癖胡不棄天治之之策手余曰癖天下古今之通病也不癖於此必癖於彼果惟預之傳濟之馬嘯之錢而已乎哉雖然設治癖者過君幸以相告

明岳正畫葡萄說

畫書之餘也學者於游藝之暇適趣寫懷不忘揮灑大都在意不在象在韻不在巧巧則工象則俗矣雖然其所畫者必有意焉是故於草木也蘭之芳菊之秀梅之潔松竹之操皆托物寄興以資自修非徒然也夫葡萄本而草約花而佳寔重自上古故神農九種功力爲最至能強志益氣輕身延齡蓋中國之名果也二酉六帖皆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豈未之考歟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東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故成式樂天遂附會

之歟不可知矣魏文之詔以爲華果極珍盛讚歎美似爲知已然徒得其味而遺其德取其小而不識其大君子惜之于嘗論其餘靡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寔中果而可醜者才也味甘乎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信於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宜與菊蘭梅竹並馳而爭先可也世無好之而畫者獨近代有僧日觀者始作之是不幸失身於方外野人之手不無工俗可厭使夫微懿彰悲哉子讀成窮荒偶見一本因以新意製爲長幅用悼不過兼暢幽情具目者苟矜其窮而取焉則亦未見其爲不幸也若曰是不象而工豈徒不識畫格亦未有以知岳生者也

正博題

明杜瓊論畫

繪畫之事習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著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

空臺集

明沈周論畫

吳仲圭得巨然筆意墨法又能軼出其畦徑爛熳滄澹當時可謂自能名家者蓋心得之妙非易可學子雖愛而恨不能追其萬一

崑山士人皆畫梅其用墨太重殊失清雅是有累於梅矣

書畫題詞

明吳寬論畫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爲山水禽魚草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乏圖畫何損於世乃疲精極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

輟耕錄

明唐寅論畫

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筆轉腕靈妙耳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書史會要作畫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溫湯或河水皆可洗研磨墨以筆壓開飽浸水訖然後蘸墨則吸上勻暢若先蘸筆而後蘸水被水沖散不能運動也

瑞瑞題

明文徵明論畫

畫家宮室最爲難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爲合作蓋東於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南田集
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多寫雪景蓋欲假此以寄其歲寒明潔之意耳畫畫類記

明練安論畫

蘇文忠公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余取以爲觀畫之說焉畫之爲藝世之專門名家者多能曲盡其形似而至其意態情性之所聚天機之所寓悠然不可探索者非雅人勝士超然有見乎塵俗之外者莫之能至孟子曰大匠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莊周之論斲輪曰臣不能喻之於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皆是類也方其得之心而應之手也心與手不能自知況可得而言乎言且不可聞而況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蹟者是拘拘於塵垢糠粃而未得其真者也全川王原集

明王肯堂論畫

前輩畫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胸中丘壑幽映迴線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畫也自六朝以來一變而王維張璪畢宏鄭虔再變而荆關三變而董源李成范寬極矣若黃子久則脫卸幾盡然不過淵源董源今士大夫能畫者多師之川峯樹石祇是筆尖拖出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不知量也

郭恕先界畫樓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以爲狂士而實世外人也尚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知輕重而輒蔑棄繩墨信手塗抹何哉畫畫類記

明何良俊論畫

論畫者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爲工邪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病也四友齋叢說

明李式玉論畫

僕嘗執筆學作畫苦不成家今復閱筆十年矣安敢妄論此中曲折哉顧今世不乏名手而可傳者少頃面尺幅無間疎密尋丈絹素實見短長乃今之畫者觀其初作數樹爲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

樹雖作款峭而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峰再作亭榭橋道諸物意亦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雜以他物如是畫安得佳即佳又安得傳乎間有一二能手形摹王趙董倪諸家亦時工似然多雷同而少變化其丘壑布置千幅如一此由遊涉未遠足不登奇山水臨摹又少目不見舊本故如此耳僕家藏名蹟雖不廣每見前賢多有不同故以爲當今實鮮佳手縱佳亦不傳世有知者即不以此言爲畫苑平章知亦不以爲非丹青藥石也

明唐志契論畫

畫家傳模移寫自謝赫始此法遂爲畫家捷徑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乃真臨摹也如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大癡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學之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定要筆筆與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

明陳衍論畫

元逸人黃大癡教人畫法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較熟之謂也夫爲俗爲腐爲板凡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之忌且羣然喜之矣從大癡拈出大是妙諦

明薛尚論畫

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文人之筆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余謂丹青有宗派姑蘇獨得其傳

明王無倪論畫

畫無絕筆傳授爲先古哲妙墨代代相沿猶夫子之云識大識小也若廣訪名師加以心慧古跡不但可亞還可自謂過之

明屠隆論畫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子之於詩也

明屠隆論學畫

人能以畫寓意明態神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曾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笑迎風微斜含煙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為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為俗品古之高尚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父子輩靡不盡臻神品賞鑒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知畫意

畫史公案

明屠隆論臨畫

臨摹古畫著色最難極力模擬或有相似惟紅不可及然無出宋人宋人摹寫唐朝五代之畫如出一手祕府多寶藏之今人臨畫惟求影響多用已意隨手苟簡雖極精工先乏天趣妙者亦板國朝戴文進臨摹宋人名畫得其三昧種種逼真效黃子久王叔明畫較勝二家沈石田有一種本色不甚稱摹倣諸舊筆意筆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評者云子昂近宋而人物為勝沈荅南近元而山水為尤今如吳中莫樂泉臨畫亦稱當代一絕

青龍閣筆

明王世貞論畫

書道成後揮灑時入心不過秒忽書學成後盤礴時入心不能絲毫詩文總至成就臨期結撰必透入心方寸以此知書畫之士多長年蓋有故也年在桑榆政須賴以文寂寞不取資生聊用適意既就之頃亦自斐然乃知歐九非欺我者少學無成老而才盡以此自欺耳

人物以形模為先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為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影至脫格皆病也

語曰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葡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如鶴頭虎爪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鳥鵲鵝牛鼠猴雞犬兔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如龍跳虎臥戲海遊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覽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蘇軾語

明周天球論寫生

寫生之法大與繪畫異妙在用筆之道動用墨之濃淡得化工之巧具生意之全不計纖拙形似也

石田畫法類賦

明董其昌畫旨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鼓法用源麻皮皴及滿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手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由機軸再四五

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偏然山水中

當著意煙雲不可用粉黛當以墨漬出今如氣蒸冉冉欲墜乃可稱生動之韻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吞吐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勾勒如伯駒伯驢輩欲自成一派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混厚但用淡墨濃墨澀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幽幽曠屋廬深遠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實虛互用疎則不深達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數文學士小米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勾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

皆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盡此矣趙文敏嘗爲飛白石又嘗爲卷雲石又爲馬牙掬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鄴鄴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拾筆端吾嘗遊洞庭湖推篷瞻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數文居京口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關十萬皆畫譜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神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俗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中便是透網鱗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是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荆浩云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驢綱必用李晞古鄆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蒼雲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鄆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

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雙鍾體風蕭驚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媚麗顧蹊徑已具模範不難此於畫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

湘江上奇雲大似鄆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瀟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論鄆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詩文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崢嶸文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

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脈稜鉤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非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闢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已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漸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難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

畫中山水位置斂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

上自荆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能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

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

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

畫無筆迹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如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於執筆沉

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趙子昂善書必能善

畫善畫必能善書其實一事耳

雲林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

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遲路邪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曾中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

萬卷書欲作畫粗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命短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已上畫師家語畢

明范允臨論畫

學畫者不學晉轍終成下品惟畫亦然宋元諸名家如荆關董范下逮子久叔明巨然子昂矩法森然畫家之宗工巨匠也此皆胸中有畫故能自具丘壑今吳人目不識一字不見一古人真蹟而輒師心自創惟塗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即懸之市中以易斗米畫那得佳邪間有取法名公者惟知有一衡山少少琴瑟摹擬僅得其形似皮膚而曾不得其神理曰吾學衡山耳殊不知衡山皆取法宋元諸公務得其神髓故能獨擅一代可垂不朽然則吳人何不追適衡山之祖師而法之乎即不能上追古人下亦不失為衡山矣此意惟雲間諸公知之故文度玄宰元慶諸名氏能力追古人各自成家而吳人見而詫之曰此松江派耳嗟乎松江何派惟吳人乃有派耳新學錄

明陳繼儒論畫

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

明李流芳論畫

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臨摹古人如此冊於荆關董巨二米兩趙無所不倣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彦敬學二米然亦成其為元鎮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摹古人者哉余不能畫而知其大意如此

少時見余友騎朱畫竹喜而效之度不能勝輒棄去為林木山水以自娛大都竹於長卷位置尤難寒梢萬尺雖不泛煙雲變化而詰曲高下坡陀晦暎往往不能遂其聲然千霄之勢古人以竹卷傳者子亦未觀奇絕也嘗以此語友人潘與歸休皆以為然二子皆專工畫竹已卓然成家而獨以位置長卷為怯其他可知已

明李日華畫說

古者圖書並重以存典故備法戒非浪作者故有建章千門萬戶圖晉張茂先猶及見之漢成帝視紆踞姬已圖班姬因進忠言又有圖蜀道山川歸獻而將帥藉以成功者自顧虎頭陸探微專攻寫照及人物像而後增

事造極王摩詰李營丘特妙山水皆於位置點染渲澹盡力爲之年般月煉不得勝趣不輕下筆不工不以視人也五日一山十日一水諸家皆然不獨王宰而已迨蘇玉局米南宮輩以才豪揮霍借翰墨爲戲具故於酒邊談次率意爲之而無不妙然亦是天機變幻終非畫手營之散僧入聖散肉醉酒吐穢悉成金色若他人效之則破戒比丘而已元唯趙吳興父子猶守古人之法而不脫富貴氣王叔明黃子久俱山林疎宕之士畫法約略前人而自出規度當其蒼潤蕭遠非不卓然可寶而歲月渲澹之法則偷力多矣倪迂漢士無意工拙彼云自寫胸中逸氣無逸氣而襲其跡終成類狗耳本朝惟文衡山婉潤沈石田蒼老乃多取辦一時難與古人比蹟仇英有功力然無老蒼且古人簡而愈備淡而愈濃英能整不能簡能濃不能淡非高品也

明李日華論畫

元僧覺隱曰我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蘭葉勢颯果花蕊舒吐得喜之神竹枝縱橫錯出如矛刃飾怒耳

繪事要明取予取者形象彷彿處以筆勾取之其致用雖在果毅而妙運則貴玲瓏斷續若直筆描畫即板結之病生矣予者筆斷意合如山之虛廓樹之去枝凡有無之間是也

姜白石論書曰一須人品高文徵老自題其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後煙雲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溱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漂雪未盡即日對丘壑日暮妙蹟到頭只與髣髴采朽壤之工爭巧拙於豪釐也

余嘗泛論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其學書又須胸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蘇黃米集中著論每每如此可檢而求也已上參觀新編

繪事必以微茫慘澹爲妙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所謂氣韻必在生知正此虛澹中所含意多耳其他精刻偏塞縱極功力於高流胃大間何聞也王介甫謂急模倣以爲徒能文耳然其詩有云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以悲壯求琴殊未浣筆笛耳而以荒寒索畫不可謂非善鑒也

陳郡丞嘗謂余言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生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爲何又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急流轟浪雄風雨驟至水怪悲詭而不顧瞻此大真之筆所以沈鬱變化幾與造化爭神奇哉

山行遇奇樹怪石即具指墨四面約略取之此亦詩家李賀錦囊之儲也

作畫如蒸雲度空觸石一任渺瀰遮露晦明不可預定要不失天成之致乃為合作學書如洗石蕩盡浮沙濁土則靈竅自呈秀色自現二者於當境時卓立真宰於擇用時添加觀力方有入路耳

每見梁楷諸人寫佛道諸像細入豪髮而樹石點綴則極灑落若略不住思者正以像既恭謹不能不惜此以助雄逸之氣耳至吳道子以描筆畫首面肘腕而衣紋戰掣奇縱亦此意也已上景純新又編

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識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

古人於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見無一筆苟下至於數重之林幾曲之逕壑麓之單複借雲氣為開遮沙水之迂迴表灘磧為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變新實無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偏塞寡不致凋疎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靈空白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

耳向今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蘇工宋匠爭能何貴畫乎已上六節論二筆

士人以文章德義為貴若技藝多一不如少一不惟受役兼自損品林君復極富畫情見與可伯時終日碌碌狗人遂堅意禁制不為余嘗謂王摩詰王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數首詩則琵琶伶人水墨畫匠而已吳居思語

明謝肇淛論畫

宋畫如董元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惟趙松雪然松雪間出獨版而龍眠一意摹倣趨舍稍異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謂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嚴施於今何嘗稍鑒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秘少陵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也然古人之畫細入豪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

筆墨則可耳必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今人畫以意趣為宗不復畫人物及故事至花鳥翎毛則輒異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等圖則百無一